

◆儿女情长

你好，李秀英

吴新生

母亲的名字和贾玲的母亲相差一个字。母亲去世的时候，需要使用名字，村里人才知道她叫“李秀英”。她是2004年4月20日离开这个世界的，至今已经17年了，每到春天我都会想起她，那是春天的疼痛。

母亲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虽然医生用尽各种办法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她的生命。作为儿女，我们尽了全力，而她也已年届八旬，但我们终是还有遗憾，总以为母亲离去太早。

母亲虽不是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，却也是朱门大院出身，衣食无忧。唯一让我疑惑不解的是，外祖父作为私塾先生，传道授业，广收弟子，他的女儿，却一字不识。也许是生活环境的优渥涵养了母亲的心性，她一生通达、乐观、善良、宽厚。这些优良的品质，也滋养着我们的胸怀和意志。

我出生时瘦弱多病，全身抽搐不止。父亲只得抱着我去镇上的医院。在寻医的路上，我似乎没有了气息，陪同父亲的叔叔要把我就地掩埋，父亲流着泪说，我要抱回家给他妈妈看最后一眼。回到家里，母亲看见父亲眼圈发红，情知不妙，一把从父亲手中把我夺去，紧紧抱住怀里，哀号不止，对前来我家准备埋我的人怒目而视。

月子里的母亲不吃不喝，抱着我整整坐了四十个小时。也许冥冥中有定数，第三天早晨，我有了微弱的心跳。后来，父亲上县城在一位老中医那里寻来一味“偏方”：母亲必须对油、盐“躲嘴”（忌口），否则我吃了母亲的乳汁就会成傻子。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，反正母亲不想她的儿子成为傻子，硬是过了三年无油无盐的日子。没有荤油还能忍受，但不吃盐，连走路都没有力气。后来听奶奶说在我三岁之前，母亲给自己开“小灶”，日日清汤寡水，餐餐粗粮淡饭，严重营养不良，以至于面黄体瘦，全身浮肿，常常晕倒在田间地头。我五六岁时发烧，迷糊中隐约听见母亲求“鬼神”，她愿意折寿保我。我常常想，母亲那么瘦小的身体里，蕴藏着的是怎样一股坚韧和爱的力量啊！

是母亲又一次给了我新的生命，我的名字“新生”正是由此而来。

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中有句经典台词：“打我有记忆时，母亲就已是中年妇女。”是的，中年的母亲总是终日忙忙碌碌，干活做事向来风风火火，但无论多苦多累，脸上从未有过愁容。在那个苦难年代，她也丝毫不失人生的兴味，附近村庄唱戏、放电影，翻山越岭趟河沟，也要领我们去看。农闲时节的下雨天，她拿起针线，戏文里的故事就会走针线一样被拉扯出来，你有意听，她就乐意讲。这就是我们的母亲，悲苦不见于容颜，衰老不见于言行，乐乐呵呵地打发春风秋雨。

我十二岁那年秋天，和疾病苦苦搏斗了三年的父亲，在中秋月圆之前，闭上了双眼。故乡赵庄上空的

天气阴沉，我们和母亲相拥着，在灰色的天宇下哭了好久好久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瘦弱的双肩又担起了一份沉重，但她生命倔强的底色还未褪尽，骨子里还是一副“大小姐”的气势。在和我相依为命的日子里，曾是明艳如花的母亲，独挑一肩星月，也没有了自己的性别。

彼时大哥在部队，我刚上初中，看到母亲整日操劳辛苦，我不想上学，再说我实在不是读书的料，当我把这想法告诉母亲，母亲坚决不同意。第二天，看我早饭后又躺在床上，迟迟不去上学，母亲顿发雷霆之怒：“走！你走！你不读书就离开这个家！”母亲一把掀开被子，用手指着我的脑袋！我大脑充血了一般，迅速膨胀。那一刻，母亲的面目是那样的可憎。

“走就走！”我顾不上穿上外套，夺门而出，发誓永远不回来！

可是，一个12岁的乡下孩子又能到哪里呢？我漫无目的地在红土坎上游荡。夜幕降临，乡村漆黑一片，一瞬间世界阒静得可怕，一个人置身在空旷的田野，饥饿、寒冷、惊恐一起袭来。我只想着往家的方向跑！我悄悄爬上了家门口的老槐树上。我有些后悔，我想回家，可是少年的自尊让我迈不开回家的脚步。

回，还是不回？我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就在这时家门“吱”的一声打开了，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只见她点燃马灯，拔了拔，提着灯，走到门前的塘埂上，举着马灯照向远处，不时向小径尽头张望。夜色中我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我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与不安。过了一会，她把马灯递给弟弟说，“你举起灯，你二哥胆小怕黑，看见门口有灯光就不怕了。我出去再到东头找找！”

这次离家不到十个小时就以失败告终，时间很短很短，但那绵绵不尽的母爱真情，却很长很长。

母亲是个急性子，当年给她的儿女做鞋，衣服缝的补丁，一行行，一块块，都是粗针大线。但她对我们的感情，却细腻缜密。她的心里装着全是儿女的故事。在她面前，我永远是一个受宠的孩子。直到成年后，母亲还固执地认为我身体不好，想当然地以为，我多吃她做的饭菜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长胖，健壮如牛。我返程时还要“吃不了兜着走”，往往左手一篮果蔬，右手一筐鸡鸭，背上还有满满的行囊。

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遵循母亲教育的做人准则。许多年以后，她的儿女虽然普通平凡，没有做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但一个个都成为了母亲想要的样子。母亲用青春和心力，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用柔弱的双肩给予我们美好温馨的童年，是母亲的教育成熟着我们的生命。感谢母亲！

俏立枝头
石晓红
摄

◆流年碎影

祠堂记事

查晶芳

祠堂总共只有两进院落。从外部看，整体皆黑灰色。大门楼的屋檐是江南建筑中最常见的飞檐翘角式。跨过长条石门槛，便到了第一进院落。这进相对较大，地面全是灰色的方形大石块。过道与大门在一条直线上，自然地将院落隔为两部分。右边有个小厢房，是二年级教室。左边空间大得多，紧邻着过道的是个长方形大天井。天井连接着祠堂与天空，像是个巨大的窟窿，又像一双明亮的眼睛。在那里，阳光倾泻，雨水飘洒，雪花飞落；同时，它又将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悠悠地送出，送向岁月长长的经卷中。以至于现在，我闭上眼仿佛依然能听到当年那些咚咚有力的脚步声。

我上一年级时，教室与我家只一板之隔，打开房门就是教室。

学校条件是简陋的。课桌表面大多凹凸不平，我们趴在桌上写字，一旦忘记在下面垫书本，“噗嗤”一声，纸就戳通了，有时铅笔头也会“啪”地一下折断。配套的凳子也歪歪斜斜的，小屁股在木凳上稍稍用力多扭几个来回，吱吱嘎，吱吱嘎，凳子就开始唱歌了。再折腾会，“吧唧”，小屁股落地了！凳子倒地，孩子尖叫，“啪啪啪”，老师敲着那根下端开了裂的竹鞭子笑骂……这些“遭遇”，说起来有点囧，可在那会看来，却都是可喜可乐之事。下了课，我们尤其爱围着黑板追逐打转。长条形的黑板是架在两根矮矮的木头叉子上的，四面悬空，绕着它跑是我们爱做的游戏。我其实也根本不用背书包，课时，进门拿课本就行了。但我喜欢背书包的感觉，虽然家与教室只门里门外，我每天依然

一本正经、神气活现地背着那个装满课本的绿格子书包，甚至下课都不舍得放下。

课间大伙儿除了追逐嬉闹，还特爱“挤油”。靠着那面板墙，排成一长溜，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，一般都是身强力壮的大个站最中间，然后两边的人都使出吃奶的力气“嗨嗨嗨”地往中间挤。一个个弯腰弓步，呲牙咧嘴，撞得板墙叮叮咚咚的——板的另一面我妈放着许多瓶瓶罐罐呢，后来，我妈不得不给它们另觅安全之地了。

天井，更是一处奇妙“景点”。晴日，阳光从顶上兜头而下，丝丝缕缕清晰可见的亮线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，天井如同落入了神秘的梦境里。一个个小脑袋使劲往上仰，眼睛又不得不眯着，虽然怎么也看不清那梦的尽头到底是什么，大伙依然乐此不疲。落雨的天井则别有趣味。青瓦磷磷，雨敲其上，叮当有声，若琵琶清音，似古筝急弦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嘈嘈切切错杂弹。天井上方雨烟袅袅，氤氲缥缈；四个檐角则水线纷披，挂起了晶亮的雨帘。天井里蓄满了水，便成了个小池塘。大家兴奋地围着雨帘转圈圈，时不时伸出小手，看着水珠“啪”地在掌心溅开；还折许多纸船漂在水上，比赛哪个先到对岸，一时间，小小“池塘”里千帆竞发，生气勃勃。

那时，祠堂在我心里是个极大的世界，里面盛满了数不尽的笑语欢声。后来小学并入了中学，我家搬到了中学里。之后不久，小祠堂就被拆了，做了中学的实验园。再后来，我家迁到了县城，彻底离开了那个小镇。可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每次梦到“家”，却从来不是后来的家，也不是成年后自己的小家，却是很多年前那个祠堂里的家。那里的欢笑一直在记忆里顽固地清晰着，生动着。

